

儒家经典文库

全注全译珍藏版

子程子曰：「大学，孔氏之遗书，而初学入德之门也。」于今可见古人为学次第者，独赖此篇之好，而论、孟次之。学者必由是而学焉，则庶乎其不差矣。

子贡曰：「贫而无谄，富而无骄，何如？」

子曰：「可也；未若贫而乐，富而好礼者也。」

子贡曰：「诗云：『如切如磋，如琢如磨』，其斯之谓与？」

子曰：「赐也，始可与言诗已矣，告诸往而知来者。」

子曰：「听讼，吾犹人也，

必也使无讼乎！」

无情者不得尽其辞，大畏民志，此谓知本。



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
学苑音像出版社

儒家经典文库

黄

勇



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出
学苑音像出版社 版

目 录

春秋左传

昭 公

昭公五年	(3625)
昭公六年	(3644)
昭公七年	(3654)
昭公八年	(3678)
昭公九年	(3686)
昭公十年	(3694)
昭公十一年	(3704)
昭公十二年	(3715)
昭公十三年	(3731)
昭公十四年	(3763)



卷十八 目 录

昭公十五年	(3770)
昭公十六年	(3779)
昭公十七年	(3790)
昭公十八年	(3799)
昭公十九年	(3810)
昭公二十年	(3818)

昭公五年

五年春，王正月，舍中军，卑公室也。毁中军于施氏^①，成诸臧氏^②。初作中军，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。季氏尽征之^③，叔孙氏臣其子弟^④，孟氏取其半焉^⑤。及其舍之也，四分公室，季氏择二，二子各一。皆尽征之，而贡于公。

以书使杜泄告于蒯，曰：“子固欲毁中宫，即毁之矣，故告。”杜泄曰：“夫子唯不欲毁也，故盟诸僖闾^⑥，诅诸五父之衢。”受其书而投之，帅士而哭之。

叔仲子谓季孙曰：“带受命于子叔孙曰，葬鲜者自西门^⑦。”季孙命杜泄。杜泄曰：“卿丧自朝^⑧，鲁礼也。吾子为国政，未改礼，而又迁之^⑨。群臣惧死，不敢自也。”既葬而行。

【注释】①毁中军于施氏：在施氏家里谋划撤去中军之事。施氏，公子施父之族。②成诸臧氏：在臧氏家里达成协议。臧氏，公子子臧之族。③尽征：鲁国军队，无论士卒车

卷十八 春秋左传

乘，皆出于国都近郊。三家的私兵，则出自其采邑。无论采邑或近郊之民，出卒乘者季氏免其田赋；不出卒乘者，加倍征其田赋。尽征即或征卒乘，或征田赋。④臣其子弟：即将青壮的士卒作为奴隶兵，老弱者作为自由民。子弟，指青⑤取其半：一半为自由民，出军粮、田赋；一半仍为奴隶，为奴隶兵、农业奴隶。⑥僖閼：僖公宗庙门口。⑦鲜：不得寿终。⑧自朝：自朝门出，朝门为正门，即鲁南门。⑨迁：变易也，言季孙未修改鲁礼而以己意加以改变。

仲至自齐^①，季孙欲立之。南遗曰：“叔孙氏厚则季氏薄。彼实家乱，子勿与知，不亦可乎？”南遗使国人助竖牛以攻诸大夫之庭。司宫射之^②，中目而死。竖牛取东鄙三十邑，以与南遗。

昭子即位，朝其家众，曰：“竖牛祸叔孙氏，使乱大从^③，杀适立庶，又披其邑^④，将以赦罪，罪莫大焉。必速杀之。”竖牛惧，奔齐。孟仲之子杀诸塞关之外^⑤，投其首于宁风之棘上^⑥。仲尼曰：“叔孙昭子之不劳^⑦，不可能也。周任有言曰：‘为政者不赏私劳，不罚私怨。’《诗》云：‘有觉德行，四国顺之。’”

初，穆子之生也，庄叔以《周易》筮之，遇《明夷》䷣之《谦》䷎，以示卜楚丘。曰：“是将行，而归为子祀^③。以谗人人，其名曰牛，卒以馁死^④。《明夷》，日也。日之数十^⑤，故有十时^⑥，亦当十位。自王已下，其二为公，其三为卿。日上其中^⑦，食日为二^⑧，旦日为三^⑨。《明夷》之《谦》，明而未融^⑩，其当旦乎。故曰为子祀，日之《谦》，当鸟，故曰明夷于飞。明而未融，故曰垂其翼^⑪。象日之动^⑫，故曰君子于行^⑬。当三在旦^⑭，故曰三日不食。《离》，火也。《艮》，山也。《离》为火，火焚山，山败。于人为言^⑮，败言为谗。故曰有攸往。主人有言，言必谗也。纯《离》为牛^⑯，世乱谗胜，胜将适《离》^⑰，故曰其名曰牛。《谦》不足，飞不翔^⑱，垂不峻，翼不广^⑲，故曰其为子后乎。吾子，亚卿也，抑少不终^⑳。”

【注释】①仲：即仲壬。②司官：季孙家的阍臣。③大从：重大的条理，常规。④披：分。披其邑：分叔孙三十邑与南遗。⑤塞关：齐、鲁边界关口，关外即齐地。⑥宁风：齐地名。⑦不劳：不酬劳对己有功之人。⑧归为子祀：回国

卷十八 春秋左传

为您祭祀。⑨卒以馁死：馁：饿。最终因饥饿而死。⑩日之数十：古代传说尧时天有十日。一说从甲至癸十天干。⑪十时：古人分一昼夜为十时，即鸡鸣昧旦、旦（日出）大昕、日中、日昃、夕、昏（日旰、日入）宵、夜中等名。⑫日上其中：日由地中升起，此为上。⑬食日：昧旦。⑭旦日：日出。⑮融：大明。明而未融：融为大明，明夷为明入地中，黑暗之时。⑯垂其翼：黎明时，天未大亮，鸟之翅膀还垂着。⑰象日之动：日处地中，随其动而趋向光明。⑱君子于行：君子处乱世，亦应避难而行。⑲当三在旦：位在第三（卿位）相当旦时，尚未到食时。⑳于人为言：艮为言，为口。㉑纯：偶。㉒适：归于。㉓不翔：不能远飞。㉔不广：不能广远。㉕少不终：虽老寿，仍不得善终。少，小。

楚子以屈申为贰于吴，乃杀之。以屈生为莫敖，使与令尹子荡如晋逆女。过郑，郑伯劳子荡于泛，劳屈生于菟氏^①。晋侯送女于邢丘。子产相郑伯，会晋侯于邢丘。

公如晋，自郊劳至于赠贿，无失礼。晋侯谓女叔齐曰：“鲁侯不亦善于礼乎？”对曰：“鲁侯焉知礼？”公曰：“何为？自郊劳至于赠贿^②，礼无违者，

何故不知？”对曰：“是仪也，不可谓礼。礼所以守其国，行其政令，无失其民者也。今政令在家^③，不能取也。有子家羁^④，弗能用也。奸大国之盟，陵虐小国。利人之难^⑤，不知其私。公室四分，民食于他^⑥。思莫在公，不图其终。为国君，难将及身，不恤其所。礼之本末，将于此乎在^⑦，而屑屑焉习仪以亟^⑧。言善于礼，不亦远乎？”君子谓：“叔侯于是乎知礼。”

【注释】①菟氏：郑地名，位于今河南尉氏县西北四十里。②郊劳为迎宾礼仪，赠贿为送宾礼仪，昭公于此皆合宜。③在家：在私家。谓鲁国政权已掌握在卿大夫手中。④子家羁：人名，即懿伯。⑤利人之难：利用莒国动乱之机而取。⑥鄫他：指季氏等三家。⑦于此乎在：在于此乎的倒装句。⑧屑屑焉：烦细忙碌不安的样子。亟：急。

晋韩宣子如楚送女，叔向为介。郑子皮、子大叔劳诸索氏^①。大叔谓叔向曰：“楚王汰侈已甚，子其戒之。”叔向曰：“太侈已甚，身之灾也，焉能及人？若奉吾币帛，慎吾威仪，守之以信，行之以礼，

敬始而思终，终无不复。从而不失仪，敬而不失威，道之以训辞^②，奉之以旧法^③，考之以先王，度之以二国，虽汰侈，若我何？”

【注释】①索氏：地名，位于今河南荣阳县西。②训辞：前代圣人的言语。③旧法：故事、旧礼。

及楚，楚子朝其大夫，曰：“晋，吾仇敌也。苟得志焉，无恤其他。今其来者，上卿、上大夫也。若吾以韩起为闾^①，以羊舌肸为司宫^②，足以辱晋，吾亦得志矣，可乎？”大夫莫对。蘧启强曰：“可。苟有其备，何故不可？耻匹夫不可以无备。况耻国乎？是以圣王务行礼，不求耻人。朝聘有珪，享觐有璋^③，小有述职^④，大有巡功^⑤，设机而不倚，爵盈而不饮，宴有好货，飧有陪鼎^⑥，人有郊劳，出有赠贿，礼之至也。国家之败，失之道也，则祸乱兴。城濮之役，晋无楚备，以败于邲。邲之役，楚无晋备，以败于鄢。自鄢以来，晋不失备，而加之以礼，重之以睦，是以楚弗能报而求亲焉。既获姻亲，又欲耻之，以召寇仇，备之若何？谁其重此^⑦？

若有其人，耻之可也。若其未有，君亦图之。晋之事君，臣曰可矣。求诸侯而麇至^⑧。求昏而荐女，君亲送之，上卿及上大夫致之。犹欲耻之，君其亦有备矣。不然，奈何？韩起之下，赵成、中行吴、魏舒、范鞅、知盈；羊舌肸之下，祁午、张趯、籍谈、女齐、梁丙、张骼、辅跖、苗贲皇^⑨，皆诸侯之选也^⑩。韩襄为公族大夫，韩须受命而使矣。箕襄、邢带、叔禽、叔椒、子羽，皆大家也。韩赋七邑，皆成县也^⑪。羊舌四族^⑫，皆强家也。晋人若丧韩起、杨肸^⑬，五卿八大夫辅韩须、杨石^⑭，因其十家九县，长轂九百^⑮，其余四十县，遗守四千^⑯，奋其武怒，以报其大耻，伯华谋之，中行伯、魏舒帅之，其蔑不济矣。君将以亲易怨，实无礼以速寇，而未有其备，使群臣往遗之禽^⑰，以逞君心，何不可之有？”王曰：“不谷之过也，大夫无辱。”厚为韩子礼。王欲敖叔向以其所不知^⑱，而不能，亦厚其礼。

【注释】①阍：刖足使为守门人。②司官：加官刑使为

卷十八 春秋左传

奄臣。③享觐 (tiāo)：宴享进见。觐，见。④述职：诸侯朝见天子，陈述职事，称述职。⑤巡功：即巡狩。⑥陪鼎：另外增加的菜肴。飧为熟食。⑦重此：任此，即承当此责任。⑧麋：通“群”。⑨祁午等：以下八人为羊舌肸之下的贤大夫。⑩选：所选拔的良臣。⑪韩氏有七邑之赋，这七邑皆为县。成：盛、大。⑫羊舌四族：指叔向及其兄弟伯华、叔鱼、叔虎。⑬杨肸：叔向采邑在杨，故又称杨肸。⑭韩须、杨石：韩须为韩起之子、杨石为叔向之子。⑮长毂：战车。⑯遗守：留守之兵车。⑰往遗之禽：送去做晋国的俘虏。⑱敖：同“傲”。

韩起反，郑伯劳诸圉^①。辞不敢见，礼也。

郑罕虎如齐，娶于子尾氏。晏子骤见之^②。陈桓子问其故，对曰：“能用善人，民之主也。”

夏，莒牟夷以牟娄及防兹来奔^③。非卿而书，尊地也。

莒人诉于晋。晋侯欲止公^④。范献子曰：“不可。人朝而执之，诱也。讨不以师，而诱以成之，惰也。为盟主而犯此二者，无乃不可乎？请归之，间而以师讨焉。乃归公，秋七月，公至自晋。”

莒人来讨，不设备，戊辰，叔弓败诸蚡泉^⑤，莒未陈也。

冬十月，楚子以诸侯及东夷伐吴，以报棘、栝、麻之役。蘧射以繁扬之师^⑥，会于夏汭。越大夫常寿过帅师会楚子于琐^⑦。闻吴师出，蘧启强帅师从之，遽不设备，吴人败诸鹊岸^⑧。楚子以驺至于罗汭^⑨。

【注释】①围：地名，位于今河南杞县南。②骤：屡。③牟娄、防、兹：皆为莒地。牟娄在今山东诸城县西，防在今山东安丘县西南，兹在今山东诸城县北。④止公：扣留鲁昭公。⑤蚡泉：地名，在莒、鲁交界处。⑥繁扬：地名，位于今河南新蔡县境。⑦琐：楚地，位于今安徽霍丘县东。⑧鹊岸：地名，位于今安徽无为县南到铅陵市北沿长江北岸地区。⑨罗汭：即汨罗江，位于今湖南汨罗县。

吴子使其弟蹇由犒师，楚人执之，将以衅鼓^①。王使问焉，曰：“女卜来吉乎？”对曰：“吉。寡君闻君将治兵于敝邑，卜之以守龟^②，曰，余亟使人犒师，请行以观王怒之疾徐，而为之备，尚克知之^③。”

龟兆告吉，曰，克可知也。君若欢焉^④，好逆使臣，滋敝邑休息^⑤，而忘其死，亡无日矣。今君奋焉^⑥，震电冯怒^⑦，虐执使臣，将以衅鼓，则吴知所备矣。敝邑虽羸，若早修完，其可以息师^⑧。难易有备，可谓吉矣。且吴社稷是卜，岂为一人。使臣获衅军鼓，而敝邑知备，以御不虞，其为吉孰大焉。国之守龟，其何事不卜？一臧一否^⑨，其谁能常之？城濮之兆，其报在郟^⑩。今此行也，其庸有报志^⑪？”乃弗杀。

【注释】①衅鼓：杀之以其血涂祭新鼓。②守龟：职掌龟卜者。③尚克知之：差多能知道。④欢：同“欢”。⑤滋敝邑休息：滋，增益也。增益敝国懈怠之心。⑥奋焉：勃然。⑦震电冯怒：雷霆盛怒。⑧息师：阻止、对抗楚军。⑨臧否：吉凶。⑩城濮之兆，其报在郟：城濮晋楚之战，楚卜吉，而实败，则此吉兆应验在郟之胜。报，报应。⑪其庸：反诘副词连用，岂。

楚师济于罗汭^①，沈尹赤会楚子，次于莱山^②。蒍射师繁扬之师先入南怀，楚师从之，及汝清。吴

不可入。楚子遂观兵于坻箕之山^③。

是行也，吴早设备，楚无功而还，以蹶由归。楚子惧吴，使沈尹射待命于巢，遽启强待命于雩娄，礼也^④。

秦后子复归于秦^⑤，景公卒故也。

【注释】①济：渡水。②莱山：今河南光山南一百五十里的天台山。③观兵：阅兵。④礼也：设备以防吴，是合理的。⑤秦后子：即针。昭公元年奔晋。

【译文】

鲁昭公五年春季，周历正月，鲁国正式撤去了中军，这是为了进一步降低公室的地位。这一决定最早在施氏家里讨论，后来在臧氏家里最终形成。当初设立中军的之时，把公室的军队一分为三，季孙、叔孙、孟孙三家分别掌握一军。对于分得的军队，季孙氏全部征收田赋；叔孙氏则把年轻力壮者作为奴隶兵看待，把年老体弱者作为自由民对待；孟孙氏则一半为自由民，另一半为奴隶兵。等到这次撤去中军，则把原先隶属于公室的军队一分为四，季孙氏分了其中两部分，叔孙、孟孙各取一部分，全都把这些士兵作为自由民对

卷十八 春秋左传

待，采取征兵或征税的方法，然后向公室交纳相应数量的贡赋。

季孙用策书的形式让杜泄把这件事情告诉死去的叔孙豹：“您本来就计划撤去中军建制，现在把它撤去了，特此向您报告。”杜泄说：“叔孙豹正由于不愿意撤去中军，所以才在僖闵盟誓，又在五父之衢诅咒。”所以他接了策书后扔到地上，率领众人大声嚎哭起来。

叔仲子对季孙说：“我听叔孙说：‘给未得善终的人送葬要从西门通过。’”因此季孙便让杜泄从西门出城。杜泄说：“卿的丧礼要从朝廷的正门出去，这是鲁国一向遵循的礼法。您主持国政，没有经过正式修改礼法却随便地加以变更，群臣都担心因此而招致杀身之祸，不敢服从您的决定。”安葬了叔孙豹以后，杜泄便动身去了楚国。

仲壬从齐国回来，季孙准备策立他为叔孙氏的继承人。但南遗说：“叔孙氏一旦强大起来，季孙氏就会被减弱势力。他们内部发生了变乱，您就佯装不知道这回事，不也可以吗？”南遗又让人协助竖牛在大库的庭院中攻打仲壬，季孙氏的家臣司宫一箭将仲壬的眼睛射中，仲壬死去。竖牛然后把东部边境的三十座城邑送给了南遗。

昭子正式成为叔孙氏的继承人之后，把家族的人全都召集起来后说：“竖牛为叔孙氏酿造了祸端，从而使一些重要

问题的正常秩序被彻底打乱了，杀了嫡子，立了庶子，又把封邑分封给外人，企图以此逃避自己的罪责。他罪大恶极，必须尽快把他杀死？”竖牛听说惊恐异常，便逃亡到了齐国。后来孟丙和仲壬的儿子，在塞关之外把他杀了，然后把他的头丢弃在宁风的草丛中。孔子对此评论说：“昭子不但不报答竖牛，反而将其杀害，这是难能可贵的。周任曾说过：‘执掌政权的人绝对不能赏赐私功，也不能惩罚私怨。’《诗经》也说：‘拥有正直的德行和情操，四方国家的人都会服从他’”。

当初，叔孙豹出生时，他的父亲庄叔曾用《周易》加以占筮，结果遇到明夷卦变成谦卦，把这一卜卦的结果拿给卜人楚丘看，楚丘解释说：“这说明这个孩子将来要逃亡到国外，但最后又能回来为您祭祀，回来时带着一个奸恶的人，这个人名叫牛。这个孩子日后会因饥饿而死亡。明夷就是太阳，太阳的数目是十，一天被分为十个时间，所以这个孩子将来也必然能得到相当于十等的爵位。从王以下，第二是公，第三是卿。太阳从地下上升时相当于王，露出地面时相当于公，当它离开地面时则相当于卿。明夷卦变为谦卦，表明天虽然亮了但太阳还没有升高，大概相当于刚刚离开地面时的情况，因此说他可以承袭您的卿位，‘为您祭祀’。太阳变为谦卦时，相当于鸟，所以说‘明夷飞翔’。天虽然亮了